

馆藏外借被倒卖，这个“锅”谁背？

王瑜

近日，上海一名图书情报学专业研究生在检索资料时偶然发现，号称“国内最大旧书交易平台”的孔夫子旧书网上，大量馆藏外借逾期未归还的图书被公开出售，涉多家图书馆，且来源均不明。调查发现，个人通过孔夫子网站发布销售信息，无需证明书籍来源。(9月5日《新京报》)

这一消息令很多人愕然，原来新媒体时代，借来的图书还可这么“玩”？当然更令很多人感到震惊的是，这么多珍贵馆藏就这样被偷走甚至变卖。再进一步想，如若这些馆藏最后被一爱书又懂得保护书的人买走，似乎还略有些安慰。如若继续被一些中间商以囤积居奇方式进行盈利，则难免让人有明珠暗投的嘘。

唏嘘之余，有必要回溯一下这一现象根源与问题之所在。

首先对图书逾期不还并公开出售，显然已涉嫌以诈骗方式获得并倒卖公共财产，如若这些馆藏中有珍贵图书涉及文物，则已牵涉倒卖国家文物。行为本身涉嫌违法，毋庸赘言。

其次，涉及大量馆藏和多家图书馆，且能在“国内最大旧书交易平台”公开出售，可见这已不是个人的自作聪明和偶尔为之，而已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和利益链。这就需要尽快反思，哪些关键环节出了问题。

从图书馆角度而言，管理存在明显漏洞，尤其对珍贵馆藏的管理需尽快完善。现在看来，从事前预防保障到事后对逾期图书的追溯和惩罚制度都不够给力。

以笔者亲身经验为例，很多图书馆的馆藏借阅制度在预防举措上并未对借阅者特别限制，只需有借阅证或学生卡即可；也没有预设一些必要的保障制度，比如对珍贵馆藏和普通图书借阅进行特别区分，等等。这就使得馆藏的获得与普通图书拥有几乎一样的机会成本。而当遭遇借阅馆藏丢失时，也只是简单以原价或加倍赔偿方式处理，并未有专业的责任追溯制度，尤其对当事人惩罚过轻，难以起到警诫甚至威慑作用。可见，获得成本过低一定程度助推了馆藏的流失。

同时，从这些馆藏能顺利进入并公开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卖可以发现，网站本身对图书来源未有严格的审核制度。这一方面折射出网站自身运营监管漏洞，另一方面，与相关图书电商运营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缺位密切相关。

当然也不排除内部人员监守自盗，利用图书馆或网站本身漏洞以及法律的空档，勾连起整个黑色利益链条。凡此种种，都是需要司法监管层面进行严厉整治的对象。

而在上述清晰脉络背后更值得深思的是，那些直接从图书馆以个人信用将馆藏借出来的人是什么人。从涉及馆藏量看，很可能不是一两个人的小众行为，而涉及相当数量人群。先不考虑是否精心设计的专业团伙流窜“作案”，我们很自然想到，会不会有一些普通借阅者有意无意卷入其中？他们可能本身并不了解这背后的黑色产业链，只是偶尔从网上第三方二手图书收货商那里获得此兼职之路；也可能从朋友那里偶尔听到此类补贴零用之策；当然也可能其本身就深度参与黑色链条其中一环。

无论哪一种，都与借书人的素养不无关联。

“书非借不能读也”，这一出自清代文学家袁枚之观点，本为论证穷苦读书人买不起书，只能去借书，因担心催还，所以用心专一，特别珍惜。他老人家大概没想到今时竟有人借书并非为读，而是拿来公然叫卖。

若一个读书人居然可以读书之名义，去做这等不齿之事，那么我们需要深思的，可能不只是外部监管的漏洞，还要考虑是否在社会诚信或教育层面出了问题。



网红咪蒙再出新书

本报讯 (记者苏墨)微信公众粉丝超过1200万，单篇平均阅读量超过100万……有人说，她是自媒体时代的第一网红，但超高人气背后，她又备受争议——她就是咪蒙。此次她带着一系列引爆朋友圈的作品全新亮相，新书《初次爱你，请多关照》不仅收录了刷爆朋友圈的名篇《我是因为你，爱上了这个世界》《爱上一个人，所以一直一个人》《爱上这样的渣男就嫁了吧》等，还收录了多篇未公开全新小说。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，现在的社会纷纷扰扰，希望大家在坏的世界里找到好的爱情。新书由中南博集天卷策划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咪蒙原名马凌

2002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进入《南方都市报》工作，2014年辞职，后来开影视公司赔了400万元。2015年，她开设了同名微信公众号“咪蒙”，开始走红。而面对她和她交谈，就会发现，她其实是一个并不像其文风那样尖锐的姑娘：自带大分贝笑声，语速超快，语气却一直是柔柔的、甚至有些甜美。

走红后的咪蒙很危机感，“新媒体是个速朽江湖，阅读习惯一直在改变，自我更迭是很重要的”。新媒体推文泛滥，咪蒙一直坚持对写作的要求，“内容为王，好的采编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需求”。传播的媒介在变，但大家对内容的品质要求反而越来越高，“人类对新闻的需求是永恒的，越是注意力稀缺的时代，越需要好的内容”。

新书是一本“小清新”的爱情小说，她坦言这是和读者的审美疲劳作斗争的结果，“希望在我的公众号上提供不同的阅读体验，小说确实比平常的文章难写，如果说《初次爱你，请多关照》有一个标签，我觉得应该是温暖治愈吧”。

咪蒙也透露，对于这部刚刚推出的小说，她有改编成电影的想法，会在版权属于自己的前提下深度参与。



宋庄

在去年获得“国际安徒生奖”后，曹文轩更忙了。新书发布、童书论坛、阅读推广、儿童公益、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启动……这一年，他的身影穿梭不停。即便这样，他还是推出了《穿堂风》《蜻蜓眼》《蝙蝠香》等高品质作品，打破了大奖后乏力的文坛魔咒。

与曹文轩同事多年的原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曾经评价，曹文轩的文章风格大概不会大红大紫，因为他不适合太消闲的阅读，那种浮嚣粗糙的“重口味”在他这里是不能得到满足的。曹文轩属于审美口味比较古典的读者，在当今文坛上甚至有些另类，有些寂寞。曹文轩如果真的被弄得大红大紫了，那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大路货的曹文轩了。”

“大红大紫”了！“可能是另外一个大路货的曹文轩”吗？

新加坡政府每年由国家图书馆出面，向国民推荐一本华文经典文学作品。全国所有国立图书馆，都得配备40册《草房子》，并举行一系列的宣传和推广活动。曹文轩因此被请去新加坡，做了5场讲演。他说，最让自己难以忘怀的是参加出租车司机的读书会晚会。“他们正在读《草房子》。那天晚上，在国家图书馆的一个大厅里，许多出租车司机，不计经济损失——他们得停工参加，出席那天晚上的赏读会。还来了一名议员。他们朗诵并解读了《草房子》。最后让我讲话，我说：‘我真不知道《草房子》竟是这样好，回去后，我一定要阅读这本书。’大家都笑了。”

熟悉曹文轩的读者会觉得，他所有作品都是忧伤的。但这并不是他刻意的追求，因为他的人生经验中，看到的就是这些。动用丰厚的记忆，却并没有被记忆所累。无论是文字，还是日常生活，曹文轩都

曹文轩：

中国文学要充满底气

是一个从容、富于行动的人。他用后来的经验和知识，浸润“过去”的矿藏，这番浸润与照亮，使得“过去”无比的丰盈美丽。

曹文轩生长在水乡，那里大河小河纵横交错。在他童年的记忆中，推门就是水，出门就坐船。所有的房屋都是傍水而立，走三里地，过五座桥。水成为他的生活经验，更是他小说的背景，甚至注定了他后来的情感方式和美学方式。

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，曹文轩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，用泥巴、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。有时，几个孩子一起做，有时候是他独自一人。当他长大之后，儿时的建屋愿望却并没有消退。只不过材料变了，不再是泥巴、树枝和野草，也不再是积木，而是文字。

曹文轩说，他之所以不肯将肮脏之意象、肮脏之辞藻、肮脏之境界带进作品，可能与水在冥冥之中对自己的影响有关。他的作品有一种“洁癖”。

2016年8月20日，在领取了国际安徒生奖之后，曹文轩发表了题为《文学：另一种造屋》的演讲。这一演讲的思路与他早年的创作观点一脉相承。

“是的，我之所以写作，是因为它满足了我造屋的欲望，满足了我接受屋子的庇荫而享受幸福和愉悦的欲望。”再后来，当曹文轩意识到他所造的屋子不仅仅是属于自己，而且是属于任何一个愿意亲近它的孩子时，他说，“我完成了一次理念和境界的蜕变和升华。”他最大的希望、也是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当孩子长大离开这些屋子数年后，他们会不时地回忆起曾经温暖过、庇护过他们的屋子，而那时，正老去的他们居然在回忆这些屋子时有了一种乡愁——对，乡愁那样的感觉。“这在我看来，就是我写作——造屋的圆满。”

“我很少考虑读者对象是谁，只想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”

不止一次，曹文轩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。之所以这么评价，是因为曹文轩写作的时候，并不考虑读者对象。他更多地考虑如何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，如何写出非常有份量的作品，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带着智慧的幽默，如何描写风景更为贴切，人物如何出场更为恰当……阅读对象是根本不存在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“非

典型”的儿童文学作家。

那么，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？曹文轩的标准是，首先必须是文学，这与其它类型的文学在标准上没有差异，只不过是因为考虑到儿童、少年读者的认知能力、欣赏能力，在语言的深浅上有所变化；其次是有悲悯情怀。文学史上85%的作品都是悲剧性的。儿童文学也不例外，安徒生童话《海的女儿》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等，《夏洛的网》《时代广场的蟋蟀》《小王子》等都带有关切的忧伤。曹文轩还特别喜欢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《白轮船》，通过一个7岁孩子的悲剧性故事，把富有寓意的神话、孩子五色斑斓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。当然，诉说忧伤，并不是让孩子绝望、颓废，而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和认识，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。

无论是倾向于写实的《草房子》还是倾向于虚构和浪漫的《大王书》，无论是正剧式的《青铜葵花》还是喜剧式的《我的儿子皮卡》《发条鼠》，在它们的文字底部都隐藏着悲剧品质。但仔细品味，忧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美好与和谐。他关注美感，倾心雅致，致力于美好人性和高尚情怀的永恒追求，并在当代文坛上确立了自己独有的文学品格。

“我们的故事，太‘中国’了”

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漫漫旅程中，曹文轩无

疑是成功的典范。然而，与国外的读者交流中，他发现，国外读者认为中国能翻译的作品并不多。原因是，中国的文学作品严重缺乏共通性，它们太中国了，也太当下了。这些作品，只有中国人自己——并且是此刻的中国人才能知道它们究竟说了些什么。即使翻译出去的作品，同样还是因为共通性的原因，不会有太多的发行数。

十多年前曹文轩曾经说过，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水准，他此次的获奖当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。但安徒生奖毕竟是一项个人奖，由个人的荣誉推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全貌，是否恰当？曹文轩说：“我永远记住一个朴素的道理，一个人的高度是由平台决定的。中国文学的平台在一天天升高，有一两个人因为角度的原因被世界先看到了，我是其中一个。但我要得奖和屠呦呦得奖、和运动员拿世界冠军还不一样，科技和体育是可以量化的，文学和艺术却做不到，我只能大致讲，世界水准的儿童文学所具备的品质，中国儿童文学都有。”他说，这并不是狂妄的，过于自尊的判断，他一直认为这是理性的、学者的判断。中国有一支超级巨大的翻译大军，这让他对英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法国等各个国家的儿童文学非常了解，而他正好又是研究这个学问的。“我发现，我们最优秀的部分和他们最优秀的部分是并驾齐驱的，我不比你弱，不比你小，不比你矮。我们要充满底气，把独特的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。”



绘本《夏天》内页

他们到底是有多少爱书啊

路来森

当“吃饭”与“买书”发生冲突时，该如何选择？常人的回答，一定会很干脆：先吃饭。因为如果不吃饭，人就会饿死，又何谈买书读书？但对“书痴”来说，就不一样了，很多“书痴”，是为买一本书，宁愿挨一顿饿的。更有甚者，也许会为买一本书，挨饿而至死亡。

19世纪哲学家德穆兰，对个人的衣食住行毫不

介怀，挣来的几个钱都用来买了书。有一天，他离开居住的阁楼，原想花掉身上最后一个苏比凑合吃顿饭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某书商的店面橱窗里摆着一本饶有兴味的书。

作家奇姆，后来在回忆中写道：“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书，平静地回到阁楼，之后一直没有离开，直到被送到医院，撒手人寰。”

“坐拥书城”，是众多读书人，极其享受的一种境界；他们认为，四壁图书环绕，胜过美女当前，胜过家财万贯；自己，即如一位将军，“运筹帷幄，决胜于千里之外”，要的，就是书籍带来的那份精神享受。

而更进一步的，是“寝于书”，与书刻刻不离，连睡觉，也要图书环绕。

17世纪佛罗伦萨人安东尼奥·马利亚贝基，猎书欲之大，无法餍足，所以，时人目之为“书饕”。1673年，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三世委任他为藏书楼主管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他一“坐”41年，终日“寝馈于书丛，一日不欢”。他原可在官中独享一间卧房，但他不要，“宁愿睡在一个堆满了书籍的木摇篮里”。马利亚贝基死于1714年，当



吸引

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死亡，就是一种永恒的睡眠；所以说，以书陪葬，也不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“寝书”行为。这样的事例，实在太多，难以一例举。

关键是，凡用作“陪葬”的书，多为贵重书、珍本书，甚至绝版书；故而，用作陪葬的书越多，就越不利于书籍的保存和流传。这，真是一件大不好的事情，是一种太过自私的“寝书”行为。

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死亡，就是一种永恒的